詩傳

四

國風

唐秦陳檜曹豳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地後乃遷河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幷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

詩傳大全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地後乃遷河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爕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爕爕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

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閒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

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一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

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貧寠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盧陵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佗佚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官巾車註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爲也蹶蹶則見於爲矣蹶蹶動而斂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敎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爲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

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定宇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又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微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戒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

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卻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荎音垤也今刺去聲揄也揄白枌也東萊呂氏曰陸璣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揄為茹美滑於白揄也揄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揄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廣韻註曰曳牽也又引也馳走驅策也孔氏曰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揄矣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揄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安成劉氏曰宛其死

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也敕居反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音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陸氏曰杻二月中開花似楝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註云故謂災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

叶爵鏄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音準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丹為緣繡黼為領刺繡以為衣領名為襮○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介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

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弥并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慶源輔氏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言深哉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

齊亦猶是也故其名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毗至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

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入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强於自治也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廬陵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一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論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

於地之東方此時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為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

此邂（戶解反）逅（胡豆反叶狼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叶後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三山李氏曰國語韋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溱洧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

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至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澁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

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瑩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華谷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

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侯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侯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本草註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槲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梂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其實橡也有梂彙自裹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橡斗子煑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盬不攻緻音雉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三山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

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鴇連蹄樹止則為苦猶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不能復蓺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巳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今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粱粟類也有數色本草註曰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麁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

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臨川王氏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註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為繡鷩音鼈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三山李氏曰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與禧

同

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揑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識知義命之所在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簒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

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弑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藍田呂氏

日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入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入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此莊伯爯舉國入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

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發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薨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弒兄及薨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

逮先幾者信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

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從君子）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營）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

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

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廬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或曰與也下章放此東萊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荼也與許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慶源輔氏曰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僞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豐城朱氏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

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彼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貢氏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　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音仲潏音決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

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都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公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戎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畿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

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籍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必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懷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與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

之令

之令力星反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氏曰白顛蓋馬名騂騮盜驪赤兎的顱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令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華谷嚴氏曰寺人閽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羨之也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

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用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氏曰陂者曰阪下濕曰隰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覲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

樂逝者其亡

與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觖與觼同古穴反故惟六轡在手也 華谷嚴氏

日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華谷嚴氏曰駟驖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音石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

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爲括以鏃爲首故拔爲末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如字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

音去又音區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禽逐前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迓○埤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乘去聲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音諱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去聲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日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

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
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
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
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
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
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義侍御而詩人
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
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
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
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南軒張
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
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
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
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
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
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
戎狄脩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脩我甲兵與
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
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俱懼反又居録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之揭反又之録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五

五束也。楘歷錄(音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永嘉陳氏曰輈車轅也前駕於服馬之上衡之後則彖前軫直過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楘○安成劉氏曰梁輈即所謂軛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左傳定公)

九年註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釋文曰靳者言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音範也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軓蓋轛頭也轛于歲反車軸端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暎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鋈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靷環鋈續則是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

之靳廬陵羅氏曰靳當胷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前有靳靳居覲反左

傳曰兩靷將絕是也孔氏曰驂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靷係陰版上令

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

虔云軥車軛也兩邉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靷将絕是橫

軛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

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

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

車曰暢轂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之青黑者

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

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

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忮忿之心哉乃天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

反

軜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驂內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觼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厹矛刃有三角鋈白金飾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戈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錞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鐓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

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音景也儀禮作柲緄縄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說明器之弓云有柲註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為之然則置弓柲裏以繩係之○廬陵李氏曰柲狀如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音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音廉葭蘆也華谷嚴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〇山陰陸

氏曰今人以為簾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萑菼也又名薍亦一物而四名蒹葭萑三物共十一名蒹葭未
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
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
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
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
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
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
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值)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音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註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渥漬（疾賜反）也（鄭氏曰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七亦反）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

慄懼殲盡良善贖貿音茂也○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氏曰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

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反虎

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

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于醉反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義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擧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帷

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反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

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鳥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音剡移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禽抱卵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

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陸氏曰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音繭）也（孔氏曰王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繭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柲猶柄也柲音秘）矛長二丈（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尺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

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齋陳氏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夫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

賦也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襗古字通○說文曰襗絝也絝即袴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舉也八州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

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與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

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疊山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尊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反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華谷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歟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瓊毛氏韻赤玉○曾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

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疊山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杜氏曰供給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捕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巨廉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聲）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去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

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踈爲賢者亦爲可恥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著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音遏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先

代封其後尊於諸侯畢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盧陵羅氏曰男曰覡女曰巫）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

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日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下同與值直置反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云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尾盆也）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

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

也又名荊葵紫色孔氏曰一日蚍衃水草多華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相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蟣蝨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蟣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

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註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即垂四垂)此惟衡木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

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

賦也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與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

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反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氏曰漸漬使之柔韌晤猶解下介反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顔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反）宜為索也（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茖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

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與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覩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

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鵬賦是也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漢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詞註鴟鴞二物又云鵬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臛音壑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也(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音零甋音滴也爾雅註曰瓴甋也音鹿專鷊小草雜色如綬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已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

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為佼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黙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與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臨川王氏曰慅言不舒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

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吊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氏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豐城朱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殺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

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氏○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泄冶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

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晉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

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顔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貟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户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皃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反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

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頗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太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名也○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在禹貢豫

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日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又日心無二用志於其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宴衎而不覺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絕豈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三山李氏曰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反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

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

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慮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 廬陵李氏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 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降殺如此豈聖人為此以強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于元反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
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
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
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
輕不肖者之所勉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

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音遙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揭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

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遥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匹遥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旋風也)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漑滌也鬵釜屬(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曰孫炎云關東謂甑爲鬵亨魚用釜不用甑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

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何音歌亦作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隷山東兗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乞蜣音羌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殞有蜉蝣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

息

比也桼桼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爇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音殊）也（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殳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華谷嚴氏曰芾韍古字通用玊藻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制同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縕（音温）芾黝（音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縕赤黃之間色珩佩玉之珩）

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曹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音烏又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孔氏曰形如鴞而大彖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曰如蒼鵝身是水沫惟胷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

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叶訖力反

興也鳲鳩秸音戞鞠音匊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廬陵羅氏曰爾雅作鴶鵴又名獲穀陸璣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鶡長尾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華谷嚴氏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為

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
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
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
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
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
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
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
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毋常不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宅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

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洌寒也（華谷嚴氏曰列旁二點者從冰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陸氏曰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踈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陸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註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

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菁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

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

以居變風之終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旣歎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

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大全卷之七

詩傳大全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徂入聲)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孔氏曰韋昭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

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涖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虫草木衣服飲食之末

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音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奬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

月者故此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以流
下也火大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
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
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
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
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
見而言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
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
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

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廬陵羅氏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註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耓他丁反句音鉤○濮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

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廬陵羅氏曰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西山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類舉七月為言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廬陵

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户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

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幷言蘞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晩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

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穉桑也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

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本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邵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者固皆可見

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宅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駝妥二音)銎(音穹)斨

方銎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銎斧孔也○孔氏曰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鵙伯勞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以聲得名○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鶪鵙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鶪即鵙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廬陵羅氏曰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

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曰月令云季春具曲植筐筥註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溢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於陰氣之慝時故以鵙為候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為

公子裒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羡俗成矣○安成劉氏曰至誠惨怛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

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為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日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葽草名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菀繞葽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蜩蟬之揔名蜩也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葽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籜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孔氏曰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也獨說纘習而繼之也孔氏曰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

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采蘩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黃之色為公子裳取狐貍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曰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

入一作在

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公子裘二則曰獻豜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溫暖為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除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動股始躍而以股

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莎雞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華陽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鄭氏曰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穹空音孔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冬則塗之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墐戶之候○孔氏曰篳戶以荊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

正皆曾用也○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粮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鶪為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於是室中空隙者

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室塞墐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蓋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音纓又音鶯薁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薁蘡薁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註曰葡萄即蘡薁生隴西五原山谷葵菜名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爾雅曰荎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菽豆也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本草註曰粳糯通名為稻糯溫故以為酒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

臨川王氏曰養氣體以助之也○孔氏曰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壺瓠也長樂劉氏曰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食瓜斷絕之義當音短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拾取麻子以供食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本草註曰樗木類椿江東號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三山李氏曰于菲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穫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及菽開冰祭韭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

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爲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永嘉陳氏曰取獵以爲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無禍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秸音戛之總名說文曰秸禾藁去皮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廬陵羅氏

日稻稌也音杜秫音述糯也菰音孤雕菰也亦作雕胡即板桑所謂安胡飯○本草註曰稻米有秔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粱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所納之備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牀下而塞向墐户之時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三山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蔑於直識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

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之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臨川王氏曰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臨川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者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

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己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觥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註冱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孔氏日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又日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則即以其月納之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寒此言備暑凌陰

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
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
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韭者
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賜之蘇氏曰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
天地譬如火之著長入聲於物也故常有以解
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
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
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
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

病喪浴氷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氷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胡氏曰藏氷開氷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註置酒曰尊許氏曰傳云兩

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

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歟國人以朋酒羔羊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慶源輔氏

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皡皡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之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閒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音吹)豳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

也鄭氏曰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曰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臨川

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也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

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閔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令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

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惡鳥攫（俱縛反爪持也）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蓋梟之類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

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為之柰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

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後五反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日杜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

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
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
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還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
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言己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
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己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
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
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音丸苕

音追可藉巢者也孔氏曰薍為萑苕謂薍之秀穗也萑頑去聲蓄積
租聚也卒盡瘏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蓄租則
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也室家巢也○
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
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嚴氏曰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交
錯言之也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
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
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

曉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
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
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
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
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為已謀而周公自以
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
切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
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
嫵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
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入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東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誚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奥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

亦只是未敢請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
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
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為公遭
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
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
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
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
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
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
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
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
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
乃作鴟鴞以諭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毁
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
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
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
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
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
既感悟而迎公
以歸之後也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慆慆言久也永嘉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遲據反銜之有繣音懷又音畫徽也結項中以止語也鄭氏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蜎蜎動貌蠋桑蟲

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
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
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
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蓋為之述
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
雨之勞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
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

為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果蠃栝音括樓也本草曰栝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

大如拳九月熟〇孔氏曰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辦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〇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木中生似白魚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蠨蛸一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踦音欺〇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蟢子町畽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壠〇爾雅曰町畦林畽之中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

喉下有光如螢濮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

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註曰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鸛烏鸛垤蟻塚也孔氏曰蟻輦土為塚以避濕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埤雅曰鸛知天將雨俯鳴則陰仰鳴則晴○詩攷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於是洒掃穹窒

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安成劉氏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

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音留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音暉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欽去聲結帨也爾雅孫炎註褘帨巾也郭璞註衿衣小帶也○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

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

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得述其懷思之情盖載其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

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其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饑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彼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駝安二音銎音穹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

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爲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

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鋭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必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鋭是麤人日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

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釋文曰今之獨頭）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北溪陳氏曰周公誅

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豐城朱氏曰裁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俞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

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濮氏曰籩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籩以薦果核木曰豆以薦菹醢其實容四升故量云容四升曰豆踐行列之貌

○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

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葅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與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鱒似鯶渾上聲而鱗細眼赤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爾雅翼曰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魴已見上安成劉氏曰見汝墳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

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壘佑胃三音）也皆繢（音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袞）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

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
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
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
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
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朱子曰此詩分
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
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
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至是
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
於此是以此間有彼袞衣之人其為東
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
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
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
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
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鉗入聲也說文曰跲躓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跲郤頓曰疐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盧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几几安重貌鄭氏曰几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

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覆喜者或至於折展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

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
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
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義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
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
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與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病疵亦玉病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

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盖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豳居風雅之間何

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籥章歛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豳詩豳風七月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畊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音乍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氏曰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

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安成劉氏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註云豳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劉音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雙峯饒氏曰雅有雅

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盖一詩而備三體也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大全卷之八

詩傳大全卷之八

詩傳